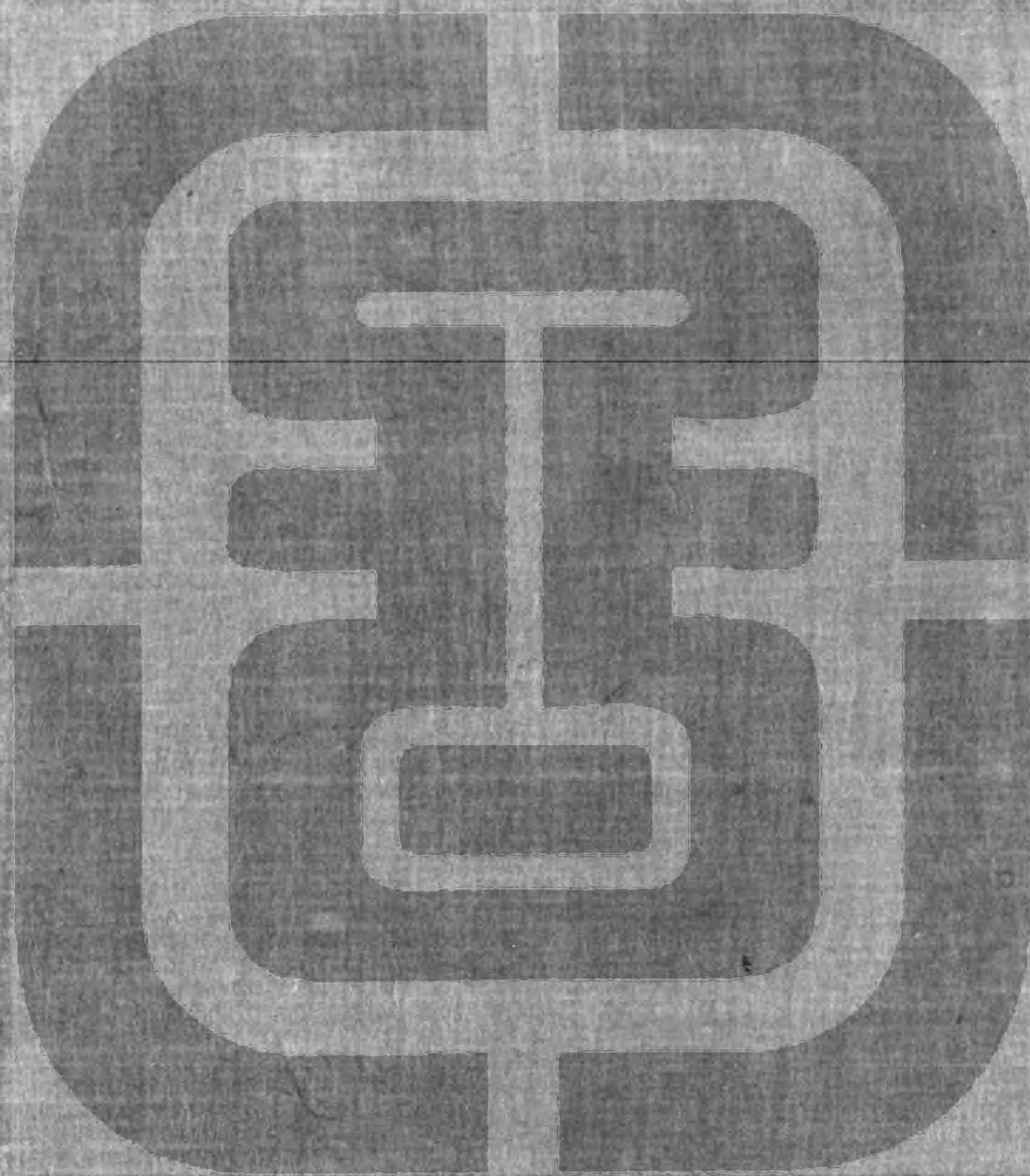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八

治道部九

貢舉上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曰正月之吉受教瀆于司徒退而  
 頒之于其鄉更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以歲時入其書三  
 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  
 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賢者有德行者也能者有  
 道藝者有德行者也衆寡謂鄉民之  
 善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之舉為孝廉者  
 與能者謂若今之舉茂才也立謂變舉言與者謂合衆而  
 尊寵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  
 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獻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賢也  
 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  
 者當詔王爵祿之時也禮記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名於司徒  
 也秀士鄉大



夫所考有德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行道藝者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  
者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  
士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  
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夏官卿主邦司馬辨論官材  
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各署其論定然後官  
之任官然後爵之命位定然後祿之  
又曾子問曰凡語于郊者語謂論說於郊學必取賢斂才焉或以  
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  
又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  
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  
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天子將祭  
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

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

漢書曰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以布告天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

又曰惠帝四年詔舉人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

置孝弟官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勉天下各令敦行務本

又景帝後元二年詔曰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

愍之訾筭四得官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爲吏費萬錢

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費十萬乃得爲吏廉士無費減至四筭乃得官

又曰武帝建元初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者皆罷之



又曰元光元年舉董仲舒對策曰今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王德不宜恩澤不流  
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  
為市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寡弱冤苦失職甚  
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  
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其任官稱  
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  
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理其業  
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  
賢亂賢不肖混殺也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  
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  
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  
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無以日其材為功實

試用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錄德存則廉耻視之也  
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帝因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又限  
以四科至五年詔徵吏人有明當代之務習先聖之術者  
縣次給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者俱來而縣次給之也  
又元朔元年詔曰夫本仁祖義衰德錄賢勸善刑暴本仁祖義

謂以仁義為本始也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  
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  
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  
也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於天子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  
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  
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  
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



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割地矣夫附

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

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

為其不求不察廉為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

傳相其地既自署置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

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

光祿勳故鄉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

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為

他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

又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

奔蹏而致千里蹏音蹄也奔蹏者乘之即奔士或有負俗之

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代譏論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芳

要復通用耳覆駕者言馬蹏弛之士蹏者無檢局也弛者

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

音吐各反弛音式爾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

等茂材異等者超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絕遠之國初公孫

弘以儒術為丞相天下之學靡然嚮風時太常孔臧等曰

請太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人年十八

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

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謹察可者

常以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通一藝以上

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

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

而諸不稱者罰

又曰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為此官今不

持節行郡國行下舉賢良孝宣帝時諫大夫王吉上言曰

今使吏得任子弟兄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鶩不通古今驚傲至



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爲作也伐檀詩篇名宜刺不用賢也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

又曰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其四科人以擢用之而

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賢否又詔列侯舉茂材諫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獻丞主湯有罪勃坐削戶二

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其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爲吏長子孫居官以爲姓號三

代以降斯之爲盛

漢書音義曰甲乙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

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也

後漢書曰建武七年下詔曰此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又曰韋彪上議曰且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閎闊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又曰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

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缺缺不繫閎闊史記明其等曰閎闊積功曰閎闊言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

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又建初五年詔曰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



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臨問焉其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  
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士四科一日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日經明行脩能任博士三日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日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正舉者故舉不實爲法罪之

後漢書和帝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賢良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

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甲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人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又永元六年詔曰朕以眇末承奉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饑流亡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寢永歎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寬和而勞爲苛刻覆案不急以妨人事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以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又永元七年詔曰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人謫見於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寬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



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

又永平十三年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戶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又曰安帝永初元年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又永初二年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人莫不據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監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

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誠又詔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五年又詔曰爲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聖制所先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達於教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又曰胡廣南郡人初爲郡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勅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閒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



又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曰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貢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皆補郎舍人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駁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產之政非必章奏甘奇著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躬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其或迴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刻戾舊章章從雄義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不

拘年齒帝從之乃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問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在尚書迄于永熹十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又桓帝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人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



率困於徵發庶望羣吏惠我勞人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  
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賦吏子孫  
不得察舉杜絕邪僞請託之源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  
信音申古字通。又曰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  
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則所  
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  
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  
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

齊書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彥回曰選曹之始近自  
漢末今若復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  
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材絕智所以見遺於草澤  
也

梁書天監中沈約上疏曰當今士子繁多略以萬計常患  
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仕官非若漢代取  
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通此乃  
雕蟲小道何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爾

後魏書孝文時韓麒麟于明宗上言曰前代取士必先正  
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無秀  
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  
門地以敘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也夫門地者是具父祖  
之貴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可  
用之苟非其人雖三后之胄自墜於皂隸矣或云代無奇  
才不若取士於門地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使廢宰  
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卽先敘之則賢才無  
遺矣

北齊書曰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



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櫪秀才各以班  
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  
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後周書曰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  
舉經明行脩者為孝廉上州歲一人下州三歲一人無有  
隋書曰文帝開皇中制諸州貢士歲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九

治道部十

貢舉下 制舉科附

唐書曰貞觀中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上問以皇王  
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答太宗謂曰昔  
楚莊王議事羣臣莫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  
王自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不穀之不德群臣莫吾逮吾國  
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答  
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  
又曰貞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且知舉時冀州進士張昌  
齡王公直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且考其文策全下舉  
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且問  
之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



太平御覽 卷之百二十一  
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後  
並如其說

又曰貞觀中文皇帝嘗私幸端門見進士綴行而出喜曰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又曰調露二年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先時進士但試策  
而已思立以其膚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以爲常

又曰載初元年試貢舉人于洛城殿前數日方畢殿前試  
人自茲

又曰景雲中制曰四方選集群才輻湊操斧伐柯求之不  
遠其有能習二經通大義者綜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

旨究精微者善六書文字辨聲象者傳雅曲度和六律五  
音者韜略學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詞氣聰於受領善

敷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擇焉

又曰長壽二年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已來天  
下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拜  
列則金帛羽毛昇於玉陛之下賢良文學弃彼金門之外  
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物而輕人伏請貢人至元日列在  
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制曰可

又曰開元中詔諸州鄉貢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  
先師學官爲之開講質問疑義仍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

及監內得解舉人亦准此其日清官五品已上及朝集吏  
並往觀禮卽爲常式謁先師自  
此始也

又曰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上言曰伏聞承前之例每年  
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學徒

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  
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



之士不及胥吏以其効官豈識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敦務以勸進之有司爲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長以此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上然之  
又曰開元中勅今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廉秀才近日已來殊乖本意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安得爲敦本復古經明行脩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其明經自今已後每經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六已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宜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已上試無不通者准

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其所問明經大義自須對同舉人考試庶能否共知取捨無媿有功者達可不勉歟

又曰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圃亦不能摘其詞藻深昧求賢之意也及其試進士文章日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而引貢士謂之日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日之間美聲上聞

又曰上元年劉嶢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爲孝廉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



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  
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平張學干  
祿仲尼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今捨其本而條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  
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卉木之門極筆於煙霞之際以此  
成俗斯大謬也昔者探詩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  
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  
名如水之務下土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為先  
文藝爲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鄴舒俊才沒而不齒陳  
寔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俗從於下聖理  
於上豈有不變者歟

又曰寶應初禮部侍郎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  
察秀才孝廉勅公卿已下集議中書舍人賈至議曰楊綰

所奏實爲正論然衣冠遷徙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  
二今依古制恐取士之道未盡今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科  
祇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貢  
數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致生  
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如  
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焉勅旨每州歲察孝  
廉取在鄉間有孝悌廉耻之行薦爲秀才有司以禮待之  
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  
者並量行業授官  
又曰寶應初禮部侍郎楊綰奏貢舉條孝廉各令精通一  
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毛詩尚書周易  
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取傍通諸義務窮根本試  
策三道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仍每日一



太平御覽 卷之二十一  
道三道畢日經義及策全通爲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  
便與官其問義每十條通七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者  
罷之又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  
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爲一經其試如上秀才舉望令精通  
五經問義二十條對策日試一道全通者爲上第送名中  
書門下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爲中第中第  
者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孝悌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音  
典切卽令所司舉送試通便與出身今年舉人或舊業旣  
習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獎不可中廢  
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舉業者亦聽今年之後一依  
新格勅旨進士明經置來日久今頓令改業恐難有其人  
諸色舉人宜與舊法兼行  
又日建中初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趙贊奏應日問大

義明經等舉人明經之目義以爲先比來相承唯務習帖  
至於義理少有能通經術寤衰莫不由此今若頓取大義  
恐全少其人欲且因循又無以勸學請約舉司舊例稍示  
考義之難承前問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後喧競者多臣今  
請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旣與策有  
殊又事堪徵證憑此取捨庶歸至公如有義策全通者五  
經舉人請准廣德元年七月勅超與處分明經請減兩選  
伏請每歲甄獎不過數人庶使經術漸興人知敦本勅旨  
明經義策全通者令所司具名聞奏續商量處分餘依奏  
又日建中初尚書左選權知禮部貢舉顧少連奏伏以取  
士之科以明經爲首教人之本則義理爲先至於帖書及  
以對策皆形文字並易考尋試義之時獨令日對對答之  
失覆視無憑黜退之中流議遂起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



月勅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勅旨宜依元利二年十二月禮部貢院奏五經舉人請罷試口義准舊試墨義十條五經通六便放入策詔從之

又曰建中三年四月勅禮部應進士舉人等自今已後如試官并不合選諸色出身人有應舉者宜先於舉司陳狀准例考試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重加考覈如實不堪卽令所司追納告身注毀官甲准例與及第至選日仍稍優與處分其正貢官不在舉限

又曰貞元中兵部侍郎陸贄權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者十餘人

又曰元和初四月以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王涯爲都官員外郎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爲果州刺史先是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與貫之同考覆是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第其策皆居三等權幸或惡其誣已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爲唱誹又言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故同坐焉居數日貫之再黜巴州司馬涯號州司馬楊於陵遂出爲廣州節度裴垍時爲翰林學士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爲貴倖泣訴請罪於上上不得已罷垍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

又曰元和中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臣有親屬應明經進士舉者請准舊例送考功考試從之

又曰長慶元年勅今年錢徽下進士鄭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覆落



十人三月丁未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昞等昨令重試不求深僻題目貴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詞律鄙淺蕪頽可知其孔溫業等三人粗通可與及第其餘落第今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勅及第人所試雜文并策先送中書門下詳覆

又曰長慶中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禮部放榜已是成名中書重覆尚未及第若重覆之中萬一不定則放榜之後遠近誤傳其於事理實爲非便臣伏請每年進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試訖其詩賦先送中書門下詳覆後勅却下本司然後准舊例大字放榜從之

又曰太和初以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鍊庫部郎中龐嚴爲考官策第二十二人而前進士劉蕢策最切直不居是選其閒指陳時事不避貴近言詞激切士林感動雖晁董無以過也而考官有所畏忌不敢上聞隨例擯斥識者之議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其文至有相對而泣者諫官等或將其策白於宰臣宰臣怯憚亦不敢爲之明白登科人李邵者深有所愧抗表請讓官於蕢事竟不行天復初劉季述敗起居郎羅衮上疏請追贈蕢於是下詔贈左諫議大夫仍訪子孫叙用初蕢條對制策言宦官權盛後必爲患及是果然也

又曰大和中禮部侍郎李漢奏准大和七年八月勅貢舉人不要試詩賦策且先帖大經小經共十帖次對正義十道次試論義各一首訖考覈放及第



又曰大和八年中書門下奏進士放榜舊例禮部侍郎皆將及第人名先呈宰相然後放榜伏以委任有司固當精慎宰臣先知取捨事匪至公今年已後請便令放榜不用先呈人名其及第人所試雜文及鄉貫三代名諱並當日送中書門下便令定例  
又曰會昌三年勅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後但據才堪者即與不要限人數每年止於十人五人摠得  
又曰會昌四年中書門下奏朝廷設文學之科以求髦俊臺閣清選莫不由茲近緣覈實不在於鄉閭超名頗雜於非類致有跋扈之地請許交通將澄化源在舉明憲臣等商量今日以後舉人於禮部納家狀後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則以親姻故舊以同遊處者其江湖之士則以封壤接近素所諳知者為保如有缺孝悌之行資朋黨之

勢迹由邪徑言涉多端者並不在就試之限如容情故自相隱蔽有人糾舉其同保人並三年不得赴舉仍委禮部明為戒勵編入舉格勅旨依奏

又曰大中初禮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續奏堪放及第三人封彥卿崔涿鄭延休等皆以文藝為眾所知其父皆在重任不敢選取其所試詩賦並封奉進止令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韋琮等考盡合程度其月二十三日奉進止並付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試只合在公如涉徇私自有刑典從今以後但依常例取捨不得別有奏聞

又曰大中初勅自今放進士榜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所司不得禁制

先是武宗好巡遊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

又曰大中九年吏部試宏辭舉人漏洩題目為御史所劾侍郎裴諡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罰兩月俸考官刑部郎



中唐扶出為虔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顓罰一月俸其登科  
十人並落下

又曰大中十年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記十三卷勅  
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仍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  
進入仍令所司逐年編次

又曰大中十二年中書舍人李潘知舉放博舉宏辭科陳  
琬等三人及進詩賦論等召潘謂曰所試詩中重用字何  
如潘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重用字乃是庶幾上曰此詩  
似不及起乃落下

李肇國史補略曰進士為時所向久矣是故俊人由其中  
出者終身為聞人故爭名常切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  
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推勸謂之先  
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

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託人為詞賦非謂自薦將

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  
節激揚聲價謂之往還既捷列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會

大燕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有關試後亦謂之鄉口間謂之離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燥

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夏課挾藏而入試  
謂之書策此其略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

雖然賢者得其大志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三登顯列十  
有六七

制舉科

唐書顯慶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韓思彥乾封元年幽素

科蘇瓌解琬苗神客格輔元上元三年正月詞殫文律科

崔融及第



永隆元年岳牧舉

垂拱四年十二月詞標文苑科房晉甫瓊

永昌四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抱儒素之業科李文

第願及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薛稷寇

證聖元年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張漪

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韓璘

神功元年九月絕倫科蘇頌崔玄章表仁勒何鳳孟温

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崔翹鄭少疾惡科馮萬

第

長安二年龔黃科馬克廉

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張大求魏啓心魏愔盧絢張文成

才高位下科馮萬石晁良

三年材堪經邦科張九齡康賢良方正科蘇晉宋務光寇

景龍三年抱器懷能科夏侯錡茂才異等科王勣從盧

景雲二年文以經國科表暉韓朝藏名負俗科李俊之

先天元年文經邦國科韓休藻思清華科趙冬曦寄以宣

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郭麟之道侔伊呂科張九齡手筆俊

拔超越輩流科任昱張子漸張秀明常無

開元二年直言極諫科梁昇卿表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

孫述良才異等科邵閏之崔

五年文史兼優科李昇期康子元文儒異等科崔侃褚庭

六年博學通議科鄭少微蕭

七年文詞雅麗科邢巨苗晉卿褚思

十二年將帥科裴敦復房



十五年武足安邊科鄭昉樊衡及第高才沈淪草澤自舉科鄧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達沈迹下僚科吳肇及第

十九年博學宏詞科鄭昉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魚及第智謀將帥科張重光崔圖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劉璣杜綽及第天寶元年文詞秀逸科崔允頴員及第

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

十三年二月詞藻宏麗科楊縉及第

大曆二年樂道安貧科楊膺及第六年諷諫主文科鄭珣瑜李益及第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姜公輔元友直樊文澤呂元膺及第詞清麗科奚陟梁肅劉公亮鄭經學優深科孫毗黎逢白

高蹈丘園科張綽衡良儒蘇哲及第軍謀越眾科夏侯審平知和鄭儂凌正周渭丁侁

及第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郭黃中崔浩李牧及第貞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韋執誼鄭利用

柳公綽歸登直李言崔邠鄭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熊執

勣魏弘簡回元估徐袞及第簡甫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許贊及第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

綽趙慘徐弘毅韋彭壽鄒儒立王乃杜倫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李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張皓

十年十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均王播朱諫裴度

毅崔群皇甫鋪王仲舒許季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朱穎同仲子陵鄭士林丘穎及第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張平叔李景亮及第其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韋惇獨孤郁白居

羅讓崔護薛存慶章衍李璠元脩蕭儉沉傳師柴宿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陳岵



三年四月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  
鍊王起郭球姚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馮苞陸軍謀宏遠  
衮庚成及第材任將帥科樊宗師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蕭睦  
及第長慶元年十二月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龍嚴任琬呂  
李回崔嘏崔龜從韋正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崔郢軍謀  
實崔知陳白玄錫及第宏遠材任將帥科吳思李商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李思  
第

寶曆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唐申楊儉韋肅

楊魯士來擇趙祝裴憚韋繇李昌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

實嚴封李涯蕭夷中求元晦及第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裴儔侯雲

大和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休裴素李

杜牧馬植鄭亞崔博崔璵王式羅邵程京崔詳明吏理達

渠韓賓崔慎田苗愔韋昶崔煥崔黨及第於教化科宋沮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鄭冠李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一

治道部十一

薦舉上

金澤文庫

禮記檀弓下曰趙文子知人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有餘家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

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

遊僻也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又儒行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

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

如此者

左傳莊公曰鮑叔帥師來言日子紕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

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

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于糾于生賣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



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或曰鮑叔解歸而以告曰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俟高俟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又僖中日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襄簡不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又僖下日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睽楚邑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復使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為邑自旦及夕為終日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

子玉日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又日初日季使過翼見翼缺釋其妻盥之敬相待如賓與

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請君用之公曰其父有罪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仲桓公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採葑採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又日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

又日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與人之壹也二心無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又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日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又文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斨檮戡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高辛帝嚳之號此八人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

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又襄三日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

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於是羊

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於是

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

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

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

日得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能

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

奚有焉



又襄六曰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偏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

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故也論語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

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又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曰

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又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孔曰大夫

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日可以為文矣孔曰言行如

史記曰秦繆公以殺羊皮贖百里奚釋其囚與語國事百

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

於齊而乞食銓人蹇叔收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

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

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

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

及虞君之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

為上大夫

又曰秦孝公下令曰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

尊官與之分土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士明行賞罰孝公善

之卒用鞅法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

又曰王稽使於魏問鄭安平魏有賢人可與俱西乎安平

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王稽知其范雎

乃載以入秦

又曰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



乎公仲曰富之則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  
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問歌  
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  
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  
趙四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  
賢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  
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  
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乃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  
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  
襲

史記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  
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  
請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欲與秦恐秦城不得見欺欲勿

與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  
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  
罪竊計欲亡走燕舍人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  
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  
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  
於趙王故燕王欲結交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  
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鑕請罪  
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  
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問藺相如以爲賢遂使奉璧  
入秦

又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  
奢以法治之殺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  
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



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當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不平則國強國強趙因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卒為名將

又曰陳平亡楚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與語而說之乃拜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後絳侯灌嬰等咸讒平曰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忠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王乃厚賜平拜為護軍中尉

盡護諸將後高祖定天下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日非魏無知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漢書曰韓信投漢蕭何等已數言上不用即亡何聞信去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一二日何來謁上見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亡者誰曰韓信上曰亡者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信也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又曰叔孫通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而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通乃言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



生寧能闕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之

又曰張釋之字季南陽人與兄中同居以貴爲騎郎事孝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釋之曰以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又曰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又曰武帝初卽位是時丞相田蚡每入奏事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也又曰韓安國爲人多大略知當世取捨而出於忠厚貪嗜

財貨然所推舉士皆賢於己者

又曰張安世嘗有所薦人來謝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幕府長史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夫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又曰朱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與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買臣爲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又曰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昌言莎車與旁國攻殺漢使奉世與



其副嚴昌計遂以節論諸國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降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人

又曰王章奏王鳳不忠天子感悟謂章曰微京兆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誠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瑯琊太守馮野王上欲以代鳳章於此爲鳳所忌

又曰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之功也世以此多焉

又曰大將軍王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遠有異材上乃召見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

軍

又曰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垂涕曰將軍病如有不諱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臣敢死保之初譚等倨不肯事鳳而音勸鳳卑恭如子故薦之  
又曰哀帝有詔舉太常王莽私從何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代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前將軍素與大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議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



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諷有司劾奏武公孫祿  
互相稱舉皆免  
又曰王嘉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皆故二  
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續漢書曰虞詡以左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  
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危難以爲警戒實有王臣  
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  
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又曰陳蕃胡廣等上疏薦徐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  
治之所由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闓京  
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民聽若使擢登三事協  
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相帝乃以安車立纁  
徵之

又曰橋玄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  
公位而薦球爲廷尉

又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人拜度遼將軍尚書薦中郎將  
張奐自代及黨事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  
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  
大司農張奐是附黨朝廷知而不問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一  
治道部十二  
薦舉中  
東觀漢記曰光武召鄧禹曰吾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  
可使者禹曰吳漢與鄧弘俱客蘇弘弘稱道之禹數與語  
其人勇鷲有智謀諸將鮮及上以禹為知人上欲定河內  
問禹曰諸將誰可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  
御眾之才上乃用之  
又曰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蕭何薦韓信  
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為議郎  
又曰王丹字仲回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  
者陷罪丹免客慙自絕俄而徵丹復為太子太傅乃呼客  
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一  
治道部十二

薦舉中

東觀漢記曰光武召鄧禹曰吾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  
可使者禹曰吳漢與鄧弘俱客蘇弘弘稱道之禹數與語  
其人勇鷲有智謀諸將鮮及上以禹為知人上欲定河內  
問禹曰諸將誰可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  
御眾之才上乃用之  
又曰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蕭何薦韓信  
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為議郎  
又曰王丹字仲回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  
者陷罪丹免客慙自絕俄而徵丹復為太子太傅乃呼客  
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又曰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伏惠公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惠公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衆賢百姓鄉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識者愍惜儒士痛心

又曰上嘗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頌德忠正也後大會群臣上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欽悅鄭聲臣之罪也

又曰杜林字伯山扶風人爲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

薦之士乃徵興爲太中大夫

又曰陳寵字昭公沛人爲尚書寵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表薦輒自手書劄草人莫得知

又曰韋豹字季明數年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辟之謂曰卿輕人好去就故爵位不踰今歲垂盡當辟御史意在相薦子其留乎豹曰犬馬齒衰豈敢久待論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遙去不顧

范曄後漢書曰東平王蒼以至戚輔政時班固初弱冠說蒼曰將軍以周邵之德立於本朝今者將軍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效唐躬之舉審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光名宜於當世貴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栢梁京兆祭酒馮晉扶風掾李育京兆督郵郭基涼州從事王雍恒農功曹躬肅此六子者皆有



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蒼納之  
又曰曹騰加位特進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怕農張奐潁川堂谿等皆所舉也  
漢雜事曰傅喜爲右將軍傅太后與政事喜數諫之后不悅喜卽印綬病在家司空何武尚書唐林上書曰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隣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文公仄席而坐及其死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及一賢於是上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又曰谷永爲尚書薦薛宣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寡樹黨遊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捨功賞之臣任虛華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唯

留神考察止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  
魏志曰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叛衛固與范先通謀太祖謂荀彧曰河東被山帶河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幾可於是拜幾爲河東太守固等卒伏  
又曰潁川戲志才籌畫之士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郭嘉召見與語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亦喜曰眞吾君矣  
又曰張郃字儔又河間人也郃雖武將而愛儒士嘗薦同郡畢諶經修行明詔曰昔祭遵爲將常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擢諶爲博士



又曰相範薦徐宣曰臣聞帝王之用人當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子犯之計而賞曰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隨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今僕射嬰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如宣者帝遂以宣為右僕射

又曰陳群薦廣陵陳矯丹楊戴乾太祖並用之後乾以忠義死矯為名臣

蜀志曰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唯徐元直徐庶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造亮凡三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吳志曰劉繇字正禮東萊人兄岱字公山平原陶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日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衢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又曰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食

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為孫權將甚見親重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為梗概大節有過於公績權曰但令如公績足矣後召暹夜至公績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

晉書曰相彞字茂倫性通朗早有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



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  
又曰劉恢嘗薦吳郡張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  
又曰華譚字令思廣陵人除甄城令過漢水作莊子讚序  
以示功曹後見功曹荅教不常譚疑其不能爲私問之是  
廷掾張延所作譚卽拔延薦達於部遂得升擢比譚爲廬  
江延亦已爲郡譚至廬江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  
名時以譚爲知人  
又曰江統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  
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  
明下車辟孔文學貴州人士有堪應者否統舉高平郗鑿  
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而篤志好學初爲縣史廬欽  
奇其才數稱薦之

晉中興書曰賀循會稽人郡鈴下有楊方者字公迴世爲  
郡威儀少好學有奇才以門役在閣下公事之暇輒讀五  
經鄉邑未之別也內史諸葛恢聞方學召爲給使見而異  
之謂有殊常之才卽解役散置左右以門人待焉由是邦  
壤敬異方始得周旋鄉貴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並知拔  
之後恢欲薦郡功曹於中宗使方具其事主簿虞預以薦  
爲美送示太常賀循遂向京師稱美之司徒王導辟以爲  
掾方始出都交遊人間縉紳咸厚遇之  
傅暢晉諸公讚序曰魏舒雖有宇量衆望未能悉歸侍中  
任愷爲世祖所委任泰始中啓舒散騎常侍侍中尚書令  
又爲吏部遷僕射舒雖體度弘雅而才能無所創設遷光  
祿大夫開府領司徒世祖臨軒使太常任愷拜授朝廷以  
愷前啓拔舒而爲主人人爲愷怨之也



宋書曰劉穆之為丹陽尹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文若之舉善然不舉不善

又曰王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所長而意略縱橫善果斷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參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署前部賊曹破賊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

又曰謝晦字宣明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祖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即日署刑獄賊曹

又曰張邵元嘉五年為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為之危心邵曰

子陵

子陵華字

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

又曰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帝就褚彦回求幹事人為上佐彦回舉沈文季轉騎長史東海太守

又曰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產死羣蠻大為寇暴孝武西鎮襄陽江夏王羲恭薦柳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至廣設方略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又曰荀伯子好學博覽經傳解褐奉朝請負外散騎侍中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為佐郎同撰晉史

齊書曰傅昭字茂遠御史中丞劉休薦於武帝永明初以為南郡王侍讀

又曰孔休源字慶緒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



之謂同坐日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瑯琊王融雅相友善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

又曰江革字休映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舉諧之方貢瑯琊王汎便以革代之又曰武帝將下都劉懷珙白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武帝乃舉柳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又曰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王昧及東海王僧孺除曠散騎從事中郎將

又曰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綱紀暉言柳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別駕

又曰陸厥字韓卿少好屬文永明元年詔百官舉士同郡

司徒左曹掾顧嵩之表薦厥堪舉秀才

梁書曰何遜字伯言八歲能賦沉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兼尚書水部員外郎南平王引爲賓客後薦之於武帝與吳均俱進倖

又曰朱异字彥和吳郡人也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异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甚說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能後見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

又曰陸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爲著作郎

陳書曰陸瓊字伯玉幼聰惠有令名深爲文帝所貴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敕付瓊及宣帝



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其識見優敏文史足用近居郎署歲月過淹左曹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曹掾

北齊書曰祖鴻勳范陽人也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章不相識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但鴻勳何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二

治道部十三 薦舉下 唐書曰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為秦府兵曹

改陝州長史房玄齡白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乃請為秦府掾封延平縣男補弘文館學士貞觀初為右僕射

又曰李大亮隋末為賊所獲同輩百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識之持弼手而泣悉推家產以遺弼弼辭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榮貴乃張弼之恩力也乞廻臣之官爵以授之



太宗卽日以弼爲中郎將俄遷代州都督  
又曰岑文本初事蕭銑江陵平就授祕書郎直中書省李  
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  
事長於文誥時無迨者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  
勿憂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樞密  
又曰狄仁傑授汴州判佐工部尚書闢立本黜陟河南仁  
傑爲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人足下可謂海曲  
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法曹  
又曰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自  
免復應判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科柬之歎曰余之命  
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策自下昇甲科  
爲天下第一擢拜監察御史累遷荊州長史長安中則天  
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人任使有乎仁傑對曰陛下作何

任使則天曰朕方待以將相仁傑曰料陛下若求文章資  
歷則今之宰相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  
齷思得大才以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心  
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材也且久  
不遇若用之必盡忠於國家則天召以爲洛州司馬他日  
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  
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  
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內外堪爲宰相  
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  
急用之登時召見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與相  
彥範劾暉等誅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  
又曰張嘉貞落拓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丞  
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



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  
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嘉貞對循憲召以  
相見咨以使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乃  
命草表又出其意外他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  
以己官讓與之則天曰卿能讓賢美朕豈無一官自進賢  
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  
甚異之因奏曰臣生居草萊目不覩朝廷之事陛下過聽  
引臣天庭此萬代一遇也然咫尺之間若隔雲霧臣恐君  
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卷簾翌日拜監察御史  
開元中用之爲相

又曰姜皎薦源乾曜玄宗見之大悅驟拜爲相謂左右曰  
此人儀形莊肅類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曰至忠以犯逆  
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爲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人

信美才也

又曰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衆爲盜推李密爲主言於密  
曰天下大亂本爲飢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遂襲取  
之時在飢餓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  
恪輩客遊勣一見便加禮敬引之卧內談論忘疲及虎牢  
獲戴胄亟相推薦咸至大官時稱勣有知人之鑒

又曰李義府僑居于蜀表天網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  
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有七品相願提  
拔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網壽幾何對曰五十二此外非所  
知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拜監察御  
史後位至宰相

白虎通曰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稱善者也天子  
躬求之者貪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即治失賢即



亂

孔叢子曰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也容貌陋民不敬者子高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其才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六尺面狀醜惡齊國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德故也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長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者無德之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韓子曰趙武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賔位無私德若此武薦白屋之士六十餘家戰國策曰淳于髡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也寡人聞千

里一士是比肩相望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者也今子一日而見七士不亦眾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聚居獸同足者俱行今求芘蒹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若求之梁甫之陰則連日夫物有儔等今髡賢者之儔王求士於髡譬如挹水於河而求火於燧也言易得也國語曰文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文公二年為原大夫辭曰夫三德者優之出也三德欒枝先軫胥臣也優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齒年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又曰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車乘于行秦與晉戰在魯文十二年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



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  
汝不能也舉之而不能黨孰大焉勉之長臨晉國者非汝  
其誰勉之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  
知免於罪矣免失舉之罪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  
簡主曰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  
上之士惡我於明君朝廷大夫中我於法邊境之人劫我  
以兵是以不復樹德於人簡主曰噫子言過矣春樹桃李  
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得採其葉秋得  
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之所樹非其人耳木上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言其如  
潰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  
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相公

曰此大事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欲誰相欲  
誰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與鮑叔牙善牙  
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  
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  
求醜己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醜其德不如黃其於  
國也有不聞不求聞其善求其於物也有不知也非事職  
不求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在濟民勿已則隰朋可矣夫  
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  
但規模而已大庖不豆調和五味大勇不鬪大兵不寇  
又曰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將柰社  
稷何對曰臣之庶子鞅者願王以國聽之若不能聽勿使  
出境王不應出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夫以公叔之賢今謂  
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



之秦果強魏果弱

又曰百里奚之未遇時至號而虜飯牛於秦練鬻以五叛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皮而臣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臣爲忠彼信賢也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說苑曰田子方渡西河遇翟黃乘軒車子方曰子何以致此乎曰昔西河無守臣進吳起鄴無令臣進西門豹酌無令臣進北門司君欲攻中山臣進樂羊魏於天下難治臣進李克進此五大夫爵位於此

又曰子貢問孔子曰今之臣孰賢孔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者乎孔子曰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又曰孟嘗君進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臣之罪耶君之過耶孟嘗君曰寡人聞縷因鍼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嫁而不因媒而尙夫子之才必薄矣尙怨寡人哉客曰臣聞韓廬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兔望兔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兔矣非不能屬之者罪也於是孟嘗君復屬齊王王遂使爲相

又曰蘧伯玉使之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接草而侍曰聞上士可以託邑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固可得託也伯玉曰謹受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從容言士王曰何國最多士伯玉曰楚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而吳善用之賁皇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子皙曰上士可以託邑中士可以託言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託於是楚王發使進



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伯玉之功也

劉向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莊王曰與賢相語不知晏者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乃問其故曰虞丘子爲相數年未嘗進一賢不知賢是不智知而不進是不忠不忠不智不智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叔敖相楚而莊王霸樊姬之力也海內先賢傳曰潁川鍾皓字季和爲郡功曹太丘長陳寔爲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曰府君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卒爲海內高名之臣歸以公相之位三輔決錄曰潁陽游殷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旣爲書佐殷察異之具設賓饌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問旣稱楚文武

兼才王遂以爲漢興郡守

管輅別傳曰趙孔耀至冀州見裴使君問顏色何以消滅孔耀曰體本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廐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其足以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驎今何所在孔耀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司馬季主遊步道術開神無窮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向爲清河郡所錄此賢門文學可爲痛心疾首者也裴使君聞言慷慨曰如此便相爲取之卽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床於庭前樹下乃至鷄鳴向晨復出再相見便轉爲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別駕前至十日舉爲秀才



文士傳曰張華薦成公綏曰竊見處士東郡成公綏年二十五字子安體珪璋之質資不器之量知深慮明足以妙見研思篤好則仲舒之精引之世貞幹足以敦風篤俗淵才達學足以弘導世教固逸倫之殊俊摛紳之檢式也荀爽與郭叔都書曰陳季方才德秀出起世逸群金相玉質文章席美終軍賈誼誠無以加宜遂貢之宰朝盛其龍光鹽車之驥自非伯樂無以顯名採光剖璞以獨見寶實爲足下利之

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平原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登堂覩奧目所一見輒傳於口耳所一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若得龍躍天衢奮翼雲漢足以明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應璩薦賈伯偉文詣曹公曰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

明則傳人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形於周文之朝竊見太子舍人賈琳字伯偉稟性純和體素清慤宜授以千里之塗任以列曹之職

陸機薦賀循郭訥表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遂茂才鑒清遠承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准其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

又陸機薦戴若思文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廣陵戴淵年三十字若思心智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辨物固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滌井之潔誠東南之貴寶聖朝之奇璞也

楊方爲虞領軍薦張道順文曰蓋聞驪龍之珠必沈紫泉之裏垂天之翼必翔青冥之表竊見處士吳國張道順天



挺珪璋明達清秀下筆掩彫龍之文發言吐談天之藻慕西道之楊生希北巷之顏回若得清水淬其鋒越砥礪其鏘必騰躍天路出覲聖世

琴操曰史魚者衛靈公之相時蘧伯玉執清廉之節脩仁義之方史魚乃薦伯玉於靈公公曰諾其後未用史魚復入曰臣聞抱玉朝君不如貢賢夫國危者則思仁思安者則急賢公何嫌疑靈公謂史魚以庭褻虛飾良久乃應之史魚出謂其子曰我薦伯玉於公公以我言為不信將自殺以明之我死後勿厚歛也用伯玉乃歛語畢進藥自殺靈公聞之曰痛哉寡人謂史魚徒謙退欲進士者也不意乃至於身死臨喪拜伯玉代史魚公泣曰寡人負史魚悔焉無及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三

治道部十四

賞賜

說文曰賞賜有功也

傳曰蔡公孫歸生謂楚令尹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迨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理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飭賜此所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以此知其畏刑也

又曰晉荀林父滅潞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



職悅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此物也物事也士伯

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謂明德文王造周不是過

也注云邲之敗晉侯欲殺林父士渥濁諫而止之

又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肴皆賜玉五穀馬三疋

非禮也雙玉為穀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又曰晉侯伐鄭鄭人賂晉侯女樂八人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九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

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三日子以馭其幸注云幸謂言

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以勸後也

又曰以九式均節財用八日匪頒之式注曰式謂財用之

節度也匪分也頒賜也謂分賜羣臣

又曰太府以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祝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

將之將謂執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賜鈇鉞然後專殺賜

珪瓚然後為鬯未賜珪瓚則資鬯於天子

又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君未有命弗即乘

服凡賜君子與小人同此賞賜之義也

又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鄭玄曰雖見

備禮也待食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

則不祭也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受虛爵不敢先

詩曰陳錫哉周注云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子孫



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又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又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又曰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

史記曰紂囚西伯姜里西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

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而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

又曰武王滅紂乃罷兵西歸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

器物鄭玄曰宗彝宗廟彝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

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

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餘各以次

受封

又曰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珪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

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皂游音流爾後嗣將大

出遂妻之姚姓之玉女

皇甫謐曰賜之玄玉妻姚姓之女

史記曰管人請公賞從亡者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

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

賞輔我以行事卒我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

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輔吾缺者此復受次賞三

賞之後故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音悅

又曰晉楚戰于城濮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

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母失信

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

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又曰三國攻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

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一作赫不

敢廢禮襄子懼乃夜使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



月丙戌三國反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  
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  
懈唯共不敢失臣禮是以先之  
又曰漢五年已殺項羽定天下卽皇帝位論功行封以蕭  
何功最盛封爲酈侯列侯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  
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  
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  
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利耳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嘗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  
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  
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  
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亡山東蕭何尚全關  
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

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  
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  
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  
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  
安平侯

又曰項藉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隋何之功謂何腐儒爲  
天下安用腐儒隋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  
齊也陛下發步兵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  
不能隋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  
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  
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隋何爲  
護軍中尉

又曰漢文帝初卽位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子賜爵  
女子賜牛酒也  
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  
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伐劉氏嬰留滎陽弗擊  
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  
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大尉身  
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認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  
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  
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  
居邑各二千戶金二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  
漢書曰夏侯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音高祖崩以太僕  
事惠帝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  
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關之第嬰最第一也曰近我以尊異之  
又曰景帝賜衛綰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  
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于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

嘗盛未嘗服也後遷為御史大夫代桃侯舍為丞相然自  
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  
賜甚多

又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劔  
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  
之朔後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  
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  
待詔何無禮也拔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  
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  
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先褒  
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  
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息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師古曰隱度名治有異等之致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又曰黃霸爲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允  
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  
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悌貞婦順孫日以衆多行者讓路  
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無重囚而吏民鄉于教  
化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霸爵關內  
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悌有行義民三考力  
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又曰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  
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  
日久衆欲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  
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此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不

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侯人爲徐生上書  
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東薪客謂主人  
更爲曲突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  
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  
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  
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失火之患今論功而  
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  
請之今茂陵徐福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  
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  
旣已而福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  
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千疋後以爲郎  
後漢書曰光武召栢榮令說尙書甚善之拜爲議郎賜錢  
十萬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



善曰得生幾晚特加賞賜後榮入會廷中詔賜奇菓授者皆懷之榮獨手捧以拜帝笑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後拜太子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又曰明帝初卽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漢書音義曰男子者謂戶內之

長也商鞅爲秦制爵二十級又賜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者有罪得以贖貧者賣與人

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漢制賜爵自公士止上不

也同產同母兄弟也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無名數謂無

首自歸又曰管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

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人受其殃是以難之

又曰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並受賞

賜恩寵篤焉

又曰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並召皇太子諸王譙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

又曰肅宗納梁竦女爲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諸竇遂譖殺貴人而陷竦等死獄中家屬徙九真和帝立後

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嫗於計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

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誕生聖明爲竇憲兄弟所見讚訴使妾父竦冤死老母孤弟遠徙萬里今值陛

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妾乃敢昧死自陳所丐帝覽章感悟乃下掖庭令驗問之

嫗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嫗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旬月之間累貲千萬嫗素有操行

帝益愛之乃號梁夫人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亦無絕世

漢魏春秋曰天子以曹公典在守外臨時之賞或宜速乎乃命公得承制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踰月者欲民速觀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時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蓋所用速示威懷而克成洪勳者也且春秋之義大夫出疆專命之事苟可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兼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蕃甸之外得失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時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其獎勵勿有疑焉

魏志曰太祖攻城邑靡麗之物則悉賜有勳功勞其賞不恡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

又曰表煥卒太祖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大倉穀千斛賜郎

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耀卿家

煥字耀卿

外不解其意

教曰以大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又曰公令曰昔趙奢實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趙實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祖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酬答衆勞不擅大惠也

又曰鎮東將軍母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整曰欲殺我者



便速殺之終無它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恪遣騎尋迹索得縛將繞城赦像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語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列士整像占募通使越六軍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弥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

又曰夏侯惇從征孫權還使都督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又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机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撫育孤兄

子甚篤賞賜以施貧族家無所餘

又曰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屏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矩度

又曰薛夔黃初中爲祕書丞帝與之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帝視其衣薄解袍賜之

晉春秋曰清河崔祖思死家無餘財有書八千卷亡聞嗟歎良久乃以葛屯穀五百斛賜其家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晉書曰王沈爲豫州下教曰能陳長史可否說百姓所患者有賞言刺史得失倍賞主簿褚碧曰上好下應今示以賞恐拘介之士憚賞不言貪昧之人慕利妄舉沈從之宋書曰謝方明爲栢玄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



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為帝謂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奇張融賜衣曰見卿衣服麤交余籃縷亦虧朝望令送一通衣意謂雖故乃勝新是吾之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

又曰孔靈產為光祿大夫覽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毛扇素机遺之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當代榮之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太原人邕少明敏有治世之才斛律金啓太后云唐邕強幹一人當千顯祖常解其所着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與卿共弊

家語曰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也而交友益親得季鍾之賜以施於衆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交友日益親也

欲見老聘西觀周室勸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集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動德雖高必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則丘之道殆於廢矣

太公金匱曰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而三軍勸者賞之

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德之至也司馬法曰躬戮於市周賞於朝勸君子懼小人也

鵬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為政賞人不多而民喜罰人不多而民畏言賞罰中

尹文子曰祿薄者不可以經亂賞輕者不可以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者也

慎子曰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一人而天下



文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故聖人賞一人而天下趨之  
是以至賞不費也  
韓子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而  
誅大君曰與子罕議之居其年知死生之命制於子罕故  
一國歸焉  
又曰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四人高赫爲賞首  
張武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  
陽之事國危社稷殆矣群臣無不有驕侮之意者唯赫不  
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  
而天下爲人臣者莫能失禮也  
又曰韓昭侯使人藏蔽衿侍者曰君亦不仁矣蔽衿不以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君之愛一

嘖有爲嘖一笑有爲笑今夫衿豈特嘖笑哉衿之與嘖笑  
相去遠矣吾必待之有功故藏之未有與也

言不謬賞

尹子曰范獻子遊於河顧問欒氏之子舟人捨楫對曰君  
不修政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君能反是欒氏之子其如  
君何獻子稱善乃賜舟人田百畝以田易言也

淮南子曰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量力而  
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

宋玉等並造集小言賦云楚王既登雲陽之臺乃命諸侯  
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卒而宋玉受賞王曰  
復能爲小言賦者與之雲夢之田玉又爲賦王曰善遂賜  
雲夢之田

說苑曰晉文公亡時陶淑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  
陶淑狐見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



九平御覽 卷之二十三 十一  
朕今吾君反國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歟我有大故歟子試爲我言之於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成就我以道說我以仁暴顯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子固爲首矣吾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先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又曰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乃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

及也君之誅伐不可以理避也

言不賞功不辨理也

猶舉杖而呪狗

張弓而呪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害之必也

又曰齊宣王遊於社山有閭丘先生長老十三人於路拜

謁宣王王賜之田不租無徭役諸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

拜王曰何也對曰來見大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願賜臣

富願賜臣貴王曰夫生殺有時命有長短非寡人之所制

無以壽先生倉粟豐盈備災而畜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

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曰非此謂也臣所望者

願王選吏平法度政無苛如此臣少得壽焉春夏秋冬使

之以時役無煩擾臣少得富焉願王出令使少者敬長長

者敬老如此則臣得貴矣今王賜臣田不租則倉廩虛無

徭役則官無所使非臣所望也王曰願屈先生爲相可乎

先生曰臣願足矣焉用相乎



又曰趙襄子問王離曰國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君恠而不能忍是以亡余襄子曰何以爲然也曰恠則不能賞賢忍則不能罰罪賢者不賞罪者不罰不亡何也

又曰佛盼於中牟叛置鑊於庭召大夫而盟曰從我者賞之不從我者罰之田英曰吾聞義死者不避鈇鉞之威義窮者不受軒冕之賜無義而生不如義而死者不從也乃褰裳就鑊佛盼止之及襄子既復中牟之叛聞田英義召而賞之英辭不受曰一人受賞衆人有慙色英若受賞則中牟之士盡愧矣

又曰蘇秦至齊齊王厚待之諸大夫嫉之使人刺秦而不死齊王出珍寶賞募求賊不得蘇秦垂死謂齊王曰王誠能爲臣求賊者臣死後請車裂臣屍於市徇之曰蘇秦爲燕欲亂齊今日其死寡人甚喜故裂之若得其殺注重封

賞之如此刺臣者必出矣齊王從其言裂屍而徇之刺秦者果出求賞

新序曰晉文公獵於澤有漁父諫曰夫鴻鵠厭江海而移入小澤則有矰繳之患今君弃宮殿遊至於此何往之遠也文公納諫而還請賞之漁父辭曰君能尊天事地敬神固國愛人薄賦徭役以時則臣亦富矣君若不能雖有重賞亦不能保也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焉楚衆我寡柰何咎犯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又問雍季雍季曰以詐導民尔一時之利也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



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乎  
 又曰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  
 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  
 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虎公召虎曰衰言所以勝鄴  
 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請賞子虎曰言之易行之  
 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母音無辭虎乃受凡行賞其博也博  
 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賞猶及此疏遠者所以盡能竭  
 智者也晉文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用此  
 歟

風俗通曰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案孫子法曰費千  
 金百萬錢陳平閒楚千金賜二竦金五十斤此真黃金也  
 亦為一萬錢

裴氏新書曰舟涓有一言之善晉侯賜萬頃田辭而不受

晉侯曰以此田易彼言也於子猶有所亡寡人猶有所得  
 周生列子曰行賞不洽於仁是春半半生也行罰不威是  
 秋半半死也半生之春不洽於仁半死之秋不專於義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三







